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諫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
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踣或踞者夏之月露首
袒體盛務唯在搏捕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
間舉口不踰綺襦統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
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以醜辭嘲
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五
也如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
者猶膏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風
也如風朝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
往者務其不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
不慮見答之後惠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
周末之艾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
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利敵耳
也如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
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
猶善於依因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
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根人之所諱不
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人也則枉曲直

漆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媸其於宜絕豈唯無
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
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
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
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斤人者有矣
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
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
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
言之既玷音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
謹調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佞居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
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
不受其親者也輕關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
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
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誠
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
贊善面從之徒附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
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
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
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虧其後世之德音

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
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
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劒戟之痛積微
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
折勁軸寸緇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也善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恂恂之如
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
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
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
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
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貶將來始無可法
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為之過而
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含嘉旨而咽鈞
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
惡為無損而不至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
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
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楮無
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
仗氣力以求畏其入眾也則亭立不坐爭處

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意懸不
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墜振策長
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撼頓嗚呼悲哉
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陰謀路勞譴下士
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
細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
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
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
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劍立騶
衍入墻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
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
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
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鷓鴣
之來鳴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
至詣則如妖恠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蓬虎
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微之以爲
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
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
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
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僥榮位或以婚姻

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
發病出黨成交廢道遺步高清論所不能復
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遠成鷹頭之蠅廟垣之
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
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
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
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群
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肖事
之不行做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
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
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
親投姊妹相通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
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
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
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
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况
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危卒^{切各}
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
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
今俗婦女休其蕪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

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
更相從詣之通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
將侍從暉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
褻譴可惜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
戲佛寺觀視淚吹登高臨水出境慶吊開車
塞幃周章城邑^其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
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
不念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
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
薄之人逆廟高深交成財賄名位粗會便背
禮教教託云車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
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情護節操者爲溢少於
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
群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妄行
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邀以集入他
室室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
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適主人便共突前嚴飾
未辨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境^切穿隙有
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
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

不登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誅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嘔詭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成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馬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讎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大於雲夢開積水乎萬勿其可撲以箒彗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憤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表

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襄譙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處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容醜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_{其九}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

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逸世矣或因變故僞為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使驕於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容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成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森指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肅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朝族以叙歡交極躓以結情歎

以傾倚申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朴駘以蚩鎮抗指者為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摺荅粹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輒壺之翁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悅悖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揣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諛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

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真十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同卷 真十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攷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蠆遠泉流善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馬夫唯無禮不厠貴性厥初遠古民無階級上聖掉混然之甚陋慙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益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閉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覦然而禍敗之階也魯東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敵函襲哈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手安可觸情喪